

集部

韋齋集卷五

宋 朱松 撰

絶句

太康道中二首

得春榆柳遍平郊猶見藏鵶影未交動地風來一披拂青黄淺淺抹林梢

一色春匀萬樹紅坐愁吹作雪漫空誰知榆莢楊花意只礙春殘卷地風

燈夕時在泗上五首

燈花作意照歸人短棹扁舟寂寞濱帝力如春蘇萬物
遥知太乙不威神

雲窻月檻仰乘輿俯看香車出繡襦九陌人人歌帝力
不須微服過康衢

鸞鸞翩翩馭晚風積蘇宫闕夜濛濛明朝遺覔鐵如意
應在涼州酒肆中

我欲安心未有力至人遺跡已茫茫自非寧渚波中老

誰識先生一瓣香

我觀世界只兒嬉一戲相從更莫辭綺語未忘餘習在明朝與和紫姑詩

松江三首

塵緣挽我去漁磯回首滄洲此願違偶寄一舟江上去只無箬笠與蓑衣

表裏江湖眼界新鮮誇奇觀屬詩人要須一釂三江水淨洗多生舌本塵

晴江渺渺跨江干春漲平湖萬頃寒欲挽銀潢供硯滴坐如震澤在毫端

翠碧

長橋畫柱照清淪俯見游儵不可緡山影半溪叢篠密誰知翠碧解藏身

賦王伯温家酴醾

翩翩風馭駕花神更遣酴醾殿晚春壓架穠香千尺雪喚回中酒惜花人

王彥行送櫻桃

香英狼籍了無餘償我殘春一斛珠猶帶微酸餉佳客為嫌啼鳥啄紅膚

芍藥二首

紅顏素臉出春殘臬臬傳傳態自完聞道揚州冠天下何年跨鶴往吟看

舞困春風睡思深東君更與纏腰金頹簷醉慰花應笑那有當年幕客心事見續筆談

月岩去上饒十里山有側穴腹背皆洞如月

鑿透巉岩不記春山腰千古掛氷輪誰知劈破三峰手

聊出嬋娟戲路人

蟬

陰陰葉底午蟬嘶滿腹春風寄一枝下有行人正愁絶

不知幽咽自緣飢

寄湛師

一月分身入萬池道人何處不相隨卧聽絶壑傳風籟

歷歷新詩世不知

答汪明道見示畫雪梅詩

詩人未見雪梅畫只識前村横水枝百巧摹香摹不出此時風味畧相宜

夾路天寧謁僧不遇

支公去不鎖禪扉熟境應留夢裏歸我却寄眠公榻上此心渾似片雲飛

野步

悲歌厭聽久無穤倦客翲嫵出有車杖策岸巾山下路

百錢聊欲飲樵夫

報恩寺

道人足跡掃塵寰坐看笻枝上蘚斑豢得籜龍千尺就

却教行水遶空山

鉛山僧齋假山

擘開華嶽三峰秀疊就層峰數石寒等是世間兒戲事

道人莫作兩般看

石門寺四首

橘刺藤梢罥客衣直緣微祿得奔馳懸知投老歸田味
只似登山困睡時

行穿蒼麓瞰平岡踏破青鞋到上方城市紛紛足機穽
却從山路得康莊

林棲相喚出幽谷我亦欲起天未明枕中決決響山溜
一似荒城長短更

真功那復歎蒸沙靜笑饑腸日夜譁老褐不須供茗粥

朝餐吾已辦丹霞

竹齋

誰云山僧貧而有千椽玉幽眠豈無處愛此晴窓綠

將宿松溪羅漢舟小不果渡逌宿資壽二首

霜餘野水尚能深隅見僧簷出短林一葦欲航心未穩故穿危徑取墻陰

敗絮如蓑不可連書燈相對聳吟肩明朝定有茅簷日惜我烏鞬曝背眠

將還政和

歸去來兮歲欲窮此身天地一賓鴻明朝等是天涯客家在大江東復東

以研墨送盧師子

明窓子石灩松腴萬卷盧郎正要渠何似黄梅碓下客夜翻半偈倩人書

燈夕在試院用去年韻

隔墻歌吹聒悲凉信馬狂心墮渺茫報答風光吾老矣

小窗讀易靜焚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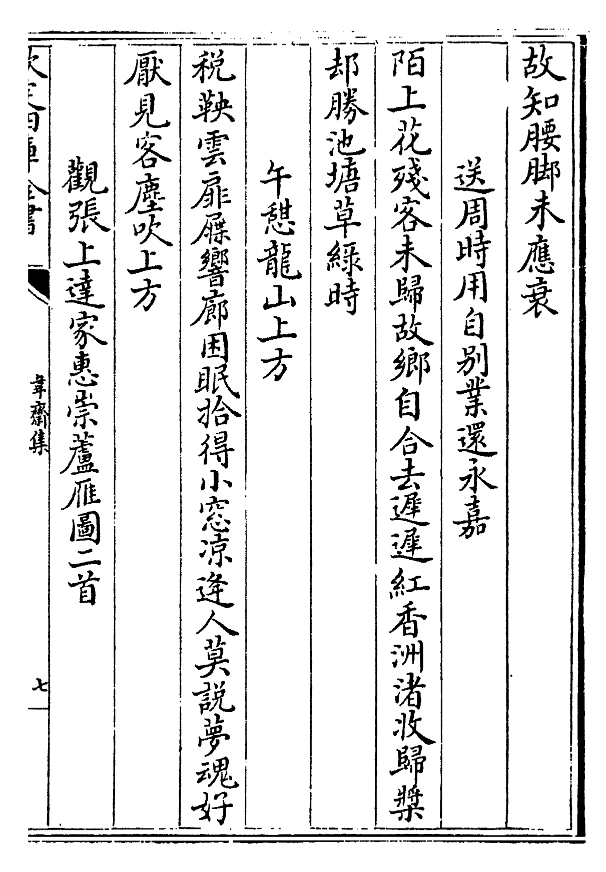
春晚二首

梅子生仁柳絮催春風塵跡只蒼苔繁華一夢年年事長是初鶯為喚回

客路歸來芳節闌杖藜隨處小盤桓危紅數點藏深綠須作春風爛熳看

南谿道中

千峰踏遍一筇隨草軟沙平步却宜細徑忽攀飛鳥外



故知腰脚未應衰

送周時用自别業還永嘉

陌上花殘客未歸故鄉自合去遲遲紅香洲渚收歸槳

却勝池塘草綠時

午憩龍山上方

稅鞅雲扉屧響廊困眠拾得小窻涼逢人莫説夢魂好

厭見客塵吹上方

觀張上達家惠崇蘆雁圖二首

先生衰眼失孤鴻久着甕天塵霧中誰卷秋空開四壁丹青三昧道人崇

道人一錫攀飛鳥頗悉南來北去情畫出江南遵渚態尚餘風味叫羣聲

示謝彥翔

滿川秀色野陰疎知有儒仙隔水廬借我玉函河上語只看尺許定何如

後身梅福與誰論正有幽人夙契敦更欲上書陳世事

却來徽服守吴門

示金確然

牢落天涯身百憂故人千里肯相投知君强記當年事莫説家山恐淚流

遊妙峰庵二首

朝暖南岡一杖藜忽投深壑得禪栖共言代翳通樵徑後日重來路恐迷

手開茅棘養疎慵不着塵中車馬蹤只許幽人來别嶺

卧聽石磴響枯笻

招謝居安

暗中摸索故難忘客舍相逢話最長更有異書分我讀只無名酒與君觴

梅花

霜谿咽絶照氷姿誰見無人弄影時香逐曉風穿暗戸夢隨落月掛寒枝

社日遊南臺

作社無人喚拾遺不妨步屧趁兒嬉一壺春色千峰頂回首他年憶此時

雨二絶句

搣搣初鳴竹涓涓稍滴簷忽然幽夢斷更覺曉寒添

纖纖花入麥漫漫雨黄梅泥徑無人度風簾為燕開

招卓民表來白雲寺

剥啄渾無去客嗔丁寧招喚只懷人南風殿角涼如水來洗眼前朱墨塵

宿石龍寺二絶

風傳萬籟有喧寂月入千波無淺深應信此身非我有窓間誰伴夜蟲吟

觸處為家底是歸浮生南北未忘機道人身入南枝鵲更盡秋宵一再飛

惠勻送粟既歸其直作兩偈

山僧分粟配蒿藜百億須彌一鉢携但得十方羅漢飽不辭身作老金雞

惠休老去謾論詩圓澤西遊未有期但解留連元亮酒
不須料理玉川飢

寄人

西山相對卧寒齋耿耿思君不滿懷比似持雲來寄我
何如君自作雲來

書護國上方

久知喧寂兩空華分別應緣一念邪爲問脫鞋吟芍藥
何如煮茗對梅花

元聲許茶絶句督之

鳳山一震卷春回想見香芽幾焙開未辦倩君持券買

故應須我着詩催

謝人寄茶

寄我新詩錦繡端解包更得鳳山團分無心賞陪顛陸

只有家風似嬾殘

與匀道人蔬飯作兩絶句

道人一計了平生肯笑寒儒不糁羹若識先生晚食肉

萬錢何處着羶腥

牛羊觸藩爭成竹鵝凫成羣飽倒藤一飯羅摩未為孽

要知我是在家僧

匀道人之玉山戲作兩小詩送之

小雨歛塵芒屩輕玉峰一點笠邊明向來目盡烏飛處

一錫今隨隻影行

道眼無塵萬景隨滄江秋色入新詩歸時人問江南好

只道君行到自知

宿鵝湖寺和同行匀道人

人間狡兎開三窟天上夜义守九關欲伴衲僧林下住會須石似此心頑

題廓見亭

危欄縹緲跨鴻濛城郭溪山一覽空何處更容君着眼大千渾在六窓中

梅花

春歸幽谷轉徽和已覺粘枝玉蕊多天女凈香迸月下

相逢依約到無何

書劉家園壁

梅花夢向笛中殘子着深枝一一酸腸斷來遲雙燕子暗香消渴粉泥乾

心空無地着塵沙對鏡何曾一念差戲取十千歸丈室未妨衣裓亂天花

南浦五小詩迎勞二弟

鱗生雨後東西偻雪落竹間南北枝將母方勤弟行役

春風應滿錦囊詩

苟祿勞生不為身强顔來此筭征人莫將朝市輕分别等是低回一閧塵

堂前春日媚珠盤稺子相羣舞袖斑斗酒壽親逢一笑不知身在市門閒

青山北界大江東了了鄉關在眼中歸得一壥吾願足此生初不問窮通

健碧倚天無數峰眼前渾似故人逢問來識面知何處

应在颐斋诗卷中

和几叟秋日南浦十绝句简子庄寄几叟

心亲千里不辞遥咫尺衡门接市桥万卷舌端真历历

一丘胸次更嚣嚣

平生学道着功深世事萦人负此心赖有关西门下士

洛川流泒得重寻

屹屹龟山障末流藩墙一望渺无由胸中万里平生事

肯蹈寻常只么休

西翁相對語更闌想見風生席石間詩就南枝三轉鵲
樽前秋月半銜山
殘書勸展水沈燒那有堂前學子嘲卧讀蕭陳秋夕句
不知烟暝鳥争巢
凛凛衢仙千載人當年許小一枝隣天高鬼惡堂堂去
誰識渠儂不壞身
不見陳公嵗又除七峰深處食無魚終煩指似龜山路
會使人疑得異書

一節楚尾見春風遥想詩成顧盼中心逐孤雲天外去
恍疑身在大江東
沙界豪端久自知筆峰一戲更何疑江南春色花千里
幻入幽人半幅詩
風雨交交耿夜燈天涯兄弟對牀聽莫嫌詩作江南雨
一夢家山眼亦青
答子莊見和
老去温𣡸失舊鄉北窓一枕午風長夢回未覺羲皇下

句好全勝殿閣涼

答國鎮見遺之什

平津欄檻倚高秋一掬寒波醉眼流莫話風流雲散事
九河翻淚若為收
淵明把菊對清秋醉裏詩豪萬象流畫出多情愁絶處
七峰明滅斷雲收

次韻答夢得送荆公墨刻

相馬評書世未知要從風骨識權奇半山妙墨翻風雨

尚有典刑今復誰

與許簿同遊南山二首

步携婉娩上巉巖北望雲山紫翠攙了了大江東岍路欲攀鳳馭脫羈銜

秋空如水莫留塵脚底千峰翠浪奔未暇與君遊八表且當索酒賦鵾鵬

遊報國院用壁間韻示同遊二首

招提一葉弄新晴却信朝簷鵲有靈猶有幽花堪繫纜

為言輕手惜飄零

老僧彌勒久同龕應笑幽人世未甘小數何曾工九九深禪聊欲問三三

谿橋納凉晚歸小景

誰共谿邊沆瀣杯鷺鷥魚不睡棹歌来風生蘋末無多子更待氷輪作伴回

水精念珠頌

百八厶珠水玉寒客囊無復一錢看只應袖裏靈山在

無數如來轉指端

卧病初起示逢年兼簡綽中德棨五首

觀身已作水溶溶投死云何覺病攻造物小兒真一戲未妨居士却談空

病餘都作鶴聯拳誰識臞儒是列仙如我角犀將底用藜羹相對却超然三君皆卧疾數日羸甚

清風白雨灑炎荒林下聽時却對牀一洗微痾何足道請觀何處不清涼

蚤歲功名不自量近從顏禹識行藏萬錢本是憂時餌
除卻簞瓢莫謾嘗

一溪風月浩無邊病起吟觴總未便欲作二豪知未辦
恐君愛我沐猴禪

以月團為十二郎生日之壽戲為數小詩

鳳山團餅月曈曚老桂横枝出舊叢小友他年春入手
始知蟾窟本來空

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甌底但餘糜已堪北海呼為友

猶恐西真喚作兒

鬖鬖鷩子筆生風開卷猶須一尺竆年長那知蟲鼠等

眼明已見角犀豐

生朝樂事記當年湯餅何須半臂錢吾筭自知樽有酒

汝翁莫歎坐無氊

韋齋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韋齋集卷七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謄録監生臣許立壂

韋齋集卷六

宋 朱松 撰

絶句

宿靈感院二首

現身猶有寄官緣且作吳門忍辱仙欲以詩書為佛事利生一念幾生前

淨掃雲房借客眠折鐺煮粥勸加飡道人更有超然處柿落霜前鳥殘

遊南峰贈長老

欲問春歸只意行亂紅吹盡緑冥冥道人那管芳菲過沙劫成灰睡未醒

小偈呈元聲求博山爐

爐峰落日紫烟弥江上扁舟失夢餘乞我博山修淨供要知觸處是匡廬

徐彦猷寄示詩數章皆隱約世外語詩律深妙豈勝歎仰輙次韻和呈彦猷素富學未壯而

棄場屋故詩中極道江湖放浪之樂以動蕩其

心志而卒反之以古人出處之義當有隱君子

弄舟烟雨之外倚其聲而歌之亦可以一笑也

幽人世路無轍迹抱此耿耿將安歸機心一寸焦穀槁

丹頰不為千鍾肥

頗憐朐次抱經緯半縷不上山龍衣誰知烟雨暗青笠

得意雲水春霏微

詩逼長江世已稀滄洲未覺此心違平生却笑陶彭澤

今昔紛紛强是非
江湖魏闕已一視孰與蓑笠無危機遥知避世客相對
落日一談能解圍
談笑百篇無俗韻榮枯半世掩衡扉古人禄隱或金馬
那有故山甘蕨薇

送求道人永福謁同參二首

枯木巖頭鴻雁行十年離别話偏長歸時袖裏日溪橘
應作雪峰薝蔔香

拄藤峰頂一長嘯贈兮西行風半帆想見月生潮上處
新詩歷歷在千岩

絶句

一笑相從欠我曹日疲浮禮只徒勞紛紛閱世真難記
莫是先生眼太高

懐劉園作

一與劉園别春風到海隅墻陰争草緑留得屐痕無

和求道人

海角西風撼客牀熟衣已試九秋涼同根兄弟各南北他日燈前話更長閏大年歸

衲子詩工骨轉寒折鐺全勝斗升慳恐君愛我長沙舞且復閑中袖手看

風波舉世正同舟聊戲乘桴從我由閉戶有時非得已馮河無補却堪羞

徐侯寄示古風為別作三絶句往資一笑

胸中戈甲一敵國筆下篇章萬戶侯龍門隱吏絶人處

百事隨緣莫莫休

求田莫問湖海士得志付與閭閻兒黃花滿把一樽酒欲話此意非君誰

久憶瓊糜薦一杯玉延猶費著詩催筠籃不送今年供應待毗耶遣化來

　其與徐侯有卜居村落之約每誦杜子美白沙翠竹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之句必相勸亟歸同饗此樂侯今已遷居浮流僕亦尋屋

一區冀必得之庶幾遂踐舊約之言乎因作

二詩以廣子美之意庚戌六月廿八日

午鳩呼夢覺徐徐細讀牀頭種樹書自教兒童事農圃

更尋何處欲歸憑

莫嘆天涯流落身只今同是耦耕人江村無物相迎送

一味柴門月色新

次韻團練君俟新居二首

江村結屋老垂垂詩乞榿栽手自移他日南樓看鶴集

莫忘烟雨狎鷗時

一錢未辦買雲山突兀何時屋萬間歲晚投簪來卜築

柴門分占碧孱顏

題蛟彎小菴二絶

浮塵不到客門開乞食幽人晚未回相對西山全體現

逢人莫道只空來

鑿破蒼崖俯碧流石碕竹筏艤行舟已邀明月來同宿

下數層瀾寸寸秋

次雪峯二小詩韻

麗日疎烟破小春雙峯秀色一番新要銜天上金雞粟莫問人間白眼人

同參卷袱卧雲根倒屣相迎月下門大耳識君遊戲處不應覓酒向前村

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長安調鼎黒頭公一旦覆餗腰領紅飰稻羮蔬三萬日爭如且作多田翁

書永和寺壁

胸中一壑本超然投跡塵埃只可憐斗粟累人腰自折
不緣身在督郵前

來解征衣日未斜小軒泉竹兩清華道人法力真無礙
解遣龍孫吐浪花

示僧

清溪淨寫碧巑岏雨後相携石路乾認取此山孱絕影
他年何處鉢中看

九日送僧歸龍山

九日相携積翠中勝遊兼有道林同枯顱一任君披拂寄語龍山落帽風

牛尾貍二首

壓糟玉面天涯見豚雪庖霜照眼明投筯羞顔如甲厚南山白額正横行

物生甚美世所忌吹息雪中成禍胎湯帆夘盃頻下筯江南歸夢打圍來

牡丹花二首

餘芳卷地還春去誰送洛花供眼青沈香亭北真一夢

今見宗支亦典刑

鶴林閬苑兩蕭瑟付與大千沙刼灰尺五城南花濺淚

詩成看鏡覺摧頹

種竹報恩院示僧二首

兩翁來往亦風流還擁紅爐說舊遊夜半南枝三轉鵲

相看更覺此生浮

遶屋風篁夢寐清住山活計幾時成雲根試手聊覩斸
安否他年數寄聲

洗兒二首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
肯令辛苦更冠儒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鬚厭兵已識天公意
不忍回頭更指渠

五言小詩三首

一雨緑南浦波明柳蔭門遥知湔裙處為我一攀翻
散策橋南路春容最好時夢回花滿眼猶恐是辛夷
牛歸坡草暖船繫岸花零白墮尊同卧黄昏月照醒

梅花三首

怕見繁枝不忍攀風危緑浪雪斕斑多情一醉年年事
須及疎英的皪間
江梅淩厲千花上一笑春風我有詩白鶴老仙三疊曲
何人得法是横枝

孤山居士玉梅句醉客强呼桃杏詩刻畫無鹽况西子法當試我古藤枝

芍藥二首

露壓珍叢粉自匀日欹蔫萼態殊真未成跨鶴腰金去先醉揚州十里春

已分春光冉冉過奇葩好在奈愁何誰令玉頰紅成點如意痕深琥珀多

春日二首

一雷驚起蟄龍兒䲗䲗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

夢和殘月兩朦朧饒舌幽禽苦喚儂若說五更春睡好絶勝騎馬火城中

夏夜夢中作

萬頃銀河太極舟卧吹横笛漾中流瓊樓玉宇生寒骨不信人間有喘牛

雜小詩八首

身將雙影背閩山伴我江南去又還欲寄道人簷下宿
此身都未似雲閑
俗學回頭笑畫脂我今羞悔子何疑恐輸靈運先成佛
莫學湯休苦覔詩
松風十里客襟涼路入江南選佛場欲問道人三世事
樓鐘重聽未應忘
江南風物畧知津便覺詩成筆有神不向九江看五老
故應猶未是詩人

紛紛褦襶久相忘只意僧齋晝夢長珍重道人留客語
君家無此北窓涼
門外山光萬里濃且將寥落共清風箇中自有濠梁意
不用磨刀斫眼紅
道人鉏斧得從誰無復當年隻影隨笑我不求千戶郡
坐知成佛更難期
避世山中祇樹亭綠陰遶舍忽青青拋書自笑爬沙手
要挽天河洗甲兵

立春日雷

陌上冬乾泣老農天留甘雨付春工阿香急試雷霆手莫放人間有卧龍

次韻江謝送花倡酬三首

幽樹團團謝傅家凌寒方澤共驚嗟要知折寄慇懃意鶗鴂那能病物華

娟娟花竹淨名家閱世今眂浪怨嗟願挈衆生辭熱惱知君久學妙蓮華

乗桴何計去浮家學舞空餘短袖嗟自笑繽紛蘭佩老
欲將心迹問重華

寄吳大卿二首

謝公擁鼻憂不免笑閔乞墦東郭顏間訊袖中醫國手
不應長與一笻閑
江村小築興不淺奈有靈山香火緣經世心知焦榖頳
歸耕猶恐度公前

吳山道中三首

滿拂春風一番雨閙花如海麥揺波靜觀物化知如幻奈此撩人風物何

春工試手雨初晴遥見莓沓曲逮青閶道東坡新漲好來將衰髪照星星

仙人不柰笑憑愚悉來讀萬籤東老書勸作南窓傍修竹時來借榻卧虚除

三峯康道人墨梅三首

一枝春曉破霜烟影寫青陂最可憐衲被犯寒歸吮墨

也知無地著朱鉛

氷盤青子渴爭嘗怪有橫枝着意芳等是毫端幻三昧

更煩覔句為搴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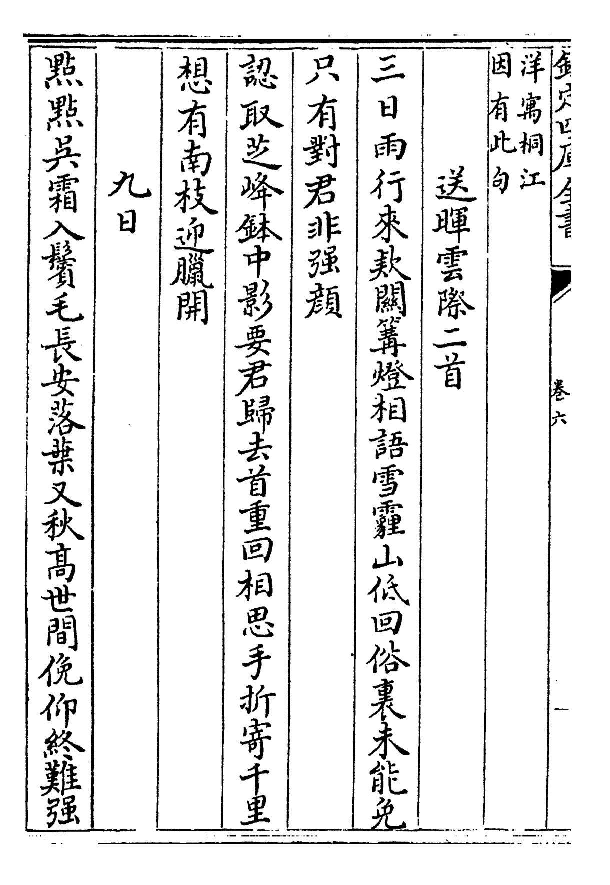
緗囊墨本入宣和林下霜晨手自呵不學霜臺要全樹

動人春色一枝多 康畫嘗投進又為朱勔畫全樹帳極精

溪上

攀緣雲水試青鞋待得輕陰漠漠開興在海山孤絶處

溪邊更復幾回來 辛亥歳避寇寓長溪龜靈寺壬子春閩建寇未平將攜家之福州度鷄嶼



洋寓桐江

因有此句

送暉雲際二首

三日雨行來款關篝燈相語雪霾山低回俗裏未能免

只有對君非强顔

認取芝峰鉢中影要君歸去首重回相思手折寄千里

想有南枝迎臘開

九日

點點吳霜入鬢毛長安落葉又秋高世間俛仰終難强

歸與兒曹且漱醪

夜坐

九秋風露浩難平伍子祠南鶴唳清坐聽兒曹談往事世間更覺總忘情

蓼花

長年心事只悠悠衰鬢難禁歲月流紅蓼垂垂烟雨裏不應搖落始知秋

桃花

核裏黄泥灑石崖今年繁蘂便爭開遊人要識春多處但覔紅雲逐水來

漁父用兒拐韻

綠蓑青蒻一身輕卧看行雲舟自横水賤魚肥美無度不知東海正掀鯨

送山老住三峯寺

未辦同穿犖确行西風揮手最關情只應勃窣喧卑裏認得風頭嘯月聲

缽中忽見三峰影便覺市廛塵浣人寄語階前石池水老夫衰髮已盈巾

戲代作送任郎

同攀梅蕋便分携回鴈峰前試綵衣學就浯溪厓上字鴈回莫遣信音稀

寄范伯達

名籍丹丘號散人何時香火共嘲真只應經世平生意未合歸愚便問津

試筆

老來詩思如焦穀自愧霜毫來故鄉乞與楊家衷心樣要將掣管試諸郎

篁竹笋

梅雨冥冥稻已齊連雲篁竹暗蠻谿短萌解籜登雕俎錯落黃金騕褭蹄

冬日桃李花

北風日日卷塵沙桃李凌寒强自葩莫作春光流轉想

要知枯枿是狂華

題范才元湘江喚舟圖用李居仁韻

天涯投老鬢鬚驚秋夢想長江碧玉流忽對畫圖揩病眼失聲便欲喚歸舟

題趙守中江行初雪圖

江濶雲垂滿袖風急須下馬一尊同正應無奈催詩雪句在渠儂擁鼻中

韋齋集卷六

韋齋集卷七

宋 朱松 撰

奏議

上皇帝疏一首

臣愚不肖蒙恩備數館閣退無職事可以効區區思慮之勞進不得預於外廷論議之末退循尸素俯仰跼蹐竊聞神宗皇帝嘗語直史館蘇軾凡在館閣皆當爲國家深思天下所以安危治亂之故竊惟㴱寧之初朝廷

清明海內無事而神祖憂勤戒懼深詔承學之臣垂精延訪總攬羣策孜孜如此伏況陛下踐艱難之運讐敵僭竊之患日至於邊鄙臣於此時待罪中秘書不自溥陋效其涓埃亦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不能自已幸陛下裁赦日者邊臣失律偏裨刼其士卒以畔此誠邊鄙之大釁讐敵僭竊之人日夜禱祠以求而不可得者弓勁馬肥必且帥我蟊賊以來蕩揺我邊疆理勢之必然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為國計者方當上下相與罄竭

思慮厚集兵力彌縫其闕庶幾可以遏其奔衝徼極覬
覦制敵之命今乃竊聞執事之臣私憂過計懼危從之
單寡盡拇盱眙合肥之戍聚之國都夫宗廟至重今行
在空虛誰何之衛有所不備誠執事者所宜深憂而亟
圖之臣輙論撤戍之不可者三而卒効其愚以獻惟陛
下裁擇其中自古國於東南者必西據襄沔東倚淮泗
以爲扞蔽吳魏之際孫權屢患其國兵身自將之以攻
魏之新城後世或以謂權雖國於東南未嘗一日忘求

逞於中原臣有以知其不然者曹操於此時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權豈不知操之未可與爭鋒而吞噬之意哆然而不少衰者蓋我有淮肥之障然後東南可以安居而無事是以陳氏南唐之末世淮壖盡失而後國隨之昔人必爭之地今皆幸爲我有若繕城隍聚禾粟選將總兵以戍之雖敵人悉其腥羶自送以來亦不能取而無故捐之以資寇他日雖欲復取其可得乎此不可之一也兩軍相持尺寸之地必爭故曰畫地而

守之先退者敗劉項相抗於成臯漢兵時有顛沛然高祖終不肯左次而少卻蓋我爲敵所乘將求措足之地而不可得故官塽之役衣紹之支軍既覆狼狽北走是以曹公能不數年而取其國今兩城之戍既撤以南雖曰量留士馬然兵力輕微不足以捍敵若敵帥長驅以來量分偏師綴之城下馬馳卒奔不信宿而至江北衆心一揺雖有甲士十萬尚安所施建康無城守之備四方勤王之師未至必不坐而受圍未知車駕將安所税

此不可之二也淮南累年以來設置官吏使之翦除荆棘建立官府以招倈安集流冗之民令流民歸業與四方之來自占而受田者在所有之亦唯恃有王師屯營之衛是以肯盡力穡事而獲享其土利養生送死之餘亦足以供有司之賦役此上下相資公私同利古今不易之道也今聞朝廷斂兵自守將無所恃以為安若非撤屋屠牛捐棄生業南走以求生則少壯相率渡淮而北陛下之有司他日雖有喻以恩意使復其舊其誰肯

信之蜀先主曰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今斂兵自衛捐地不守與棄民何異臣實爲陛下重惜此舉此不可之三也此三不可者願陛下少留聖思明詔大臣早思所以區處之宜天下幸甚臣謂肥泗之疆不可撤備者非謂京師不必宿衛也盱眙合肥各屯以精甲三萬亦可以固吾圉矣吴錫見守廬州又益以楊沂中之衆合肥兵力亦不輕矣今既名張俊扈蹕但料擇精壯三萬選將使守盱眙其餘使俊悉將以來

建康外則邊鄙無釁闗健牢密內則宿衛精强聲望隆赫今冬正使闕偽相挺必可以無事何則我有二戍之重使犬羊之衆傾國送死以來其敢輕越吾重兵以深入為寇乎若其冒昧衝突前有長江之阻二戍之兵更出抄其饟伺便擊之可使匹馬不得返若不敢輕進頓兵堅城之下野無所掠餉道艱阻久將墊隘不能自拔吾有精甲在內而又外據長江之險覬敵釁而儌其利謀國之策可以萬全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

美無棄焦萃惟陛下留神裁幸昧死再拜

論時事劄子

臣聞人主以一身託於四方之上而百辟卿士爲之奔走率職而無敢後者豈非恃君臣之大義有以防範固結于其間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苟無以防範固結於其間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民之生死社稷之安危實

于是乎在古先哲王既以建德敦化尊尚名節以勵風俗明人倫必先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是以神器尊嚴基祚強固由是道也仰惟陛下憂勞側席率厲衆志以圖中興其事未易以悉數若夫士溺于俗學而君臣之大義不明于天下學士大夫缺于忘身狥國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東漢

自建武永平之治崇奬德義知所後先一時風俗以名節相高雖以曹操之奸雄窺覦漢室終身有所畏忌而不敢肆然則忘身狥國之士又曷可少哉區區管見竊謂陛下宜深考建武永平所以善俗奬士之方明示好惡于百辟卿士中博求魁磊骨鯁有沈正不回之操者布之内外非獨以收尊主庇民之功亦足以風示四方興起廉隅東漢之盛何以加此取進止

臣聞人主操慶賞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運諸

掌葢所以處之者必切中于理然後有以深服其心是以無爲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宣武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儻使人懷耿耿不滿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而無難者亦何由而成仰惟陛下總攬羣策圖濟艱難于兹八年謂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廷訪盡臣下之謀夫大昕之朝裁決萬機侍立逡廵之間雖有嘉謨之計未必

皆能罄竭以自効于上唐制天子聞見大臣輙開延英
坐論從容數移晷刻仁宗皇帝慶歷中名大臣于天章
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
所懷而反復議論之間足以周知情實曲中事機以至
識慮之淺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極是以天下之
事小大畢舉而便文自營竊款言無實者不得容於其間
百弊悉除天下久安由此故也竊謂今日宜修舉延英
慶歷故事時以閒燕博延羣臣必皆削去瑣細無補潤

跡難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亂之故卓然可施于實用者總攬參訂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下厭服莫敢腹非而竊議雖强大驁桀不可指麾者皆將屏息退聽徯志趨事之不暇而無敢旅拒天下之事將無足為者取進止

臣聞天下之治亂非有常也方海內無事上恬下熙而人主無惻怛求治之意則必因循苟簡而溺入于亂傾側擾攘之日君臣相與側身焦思幸厲衆志勤勞庶慎

天下亦未嘗不治臣竊觀陛下以聰明睿知大有爲之資踐艱難之運累年于此汰斥冗瑣而興其俊良與圖恢復戡定之勲以大庇元元于無窮宜其功化宣昭讋敵斂衽顧内則不能無以生民窮困爲憂外則不能無虞于僭竊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于高明而汲汲講求宗廟社稷所以經遠持久之計使海内乂安而車攻復古之詩作不足以爲難也臣嘗謂自昔中興之君漢光武可以爲法而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爲戒元帝東渡以

覊旅爲國日不暇給而賞刑失中强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急于罷兵不遑遠慮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蓋皆志趣卑近苟且儌幸一時之功趨過目前而不及于經遠持久之謀是以功烈止於如此光武既清大憝四方僭亂以次削平方講藝論道于戎馬之間選建德誼之士序之羣臣之右非特紀綱維持足以垂裕來世風俗之美庶幾三代之盛臣不勝區區願效涓埃之誠竊謂陛下聖志先定而垂精詢訪以輔睿聖

日躋之學申明紀律以張皇國威敦奬節義以厚美風俗以明心為基本則務安静而勿揺以忠良為腹心則使竭節而勿二臣有以知讐敵僭竊之不足以為憂而保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以追配漢建武中興之盛將必由此臣忘其踈賤冒進狂瞽惟陛下裁赦而擇其中取進止

臣聞善謀天下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勢大勢既定雖疆埸之虞一日百變而不足以為憂茍惟不然雖庶政毛

舉萬目畢張而無補于得失之數漢有南北軍及期門羽林諸校之兵悉聚京師而騎士材官散處郡國緩急出羽檄以名之所以處天下輕重之勢其審如此竊觀今日王師之在天下者東憑淮泗中控襄沔西保隴蜀屯列要害聲援相及陛下六飛憑江指授諸將天威所加士氣百倍天下形勢之所在既略定矣臣聞周廬缺屯衛之師則扈從單寡非所以嚴宗廟帥府乏士馬之饒則聲勢微弱不足以衛王室竊謂陛下宜少垂聖思

明詔大臣倣西漢之微意按顯德之故事蒐柬四方材力健武之士以補宿衛之缺爪牙設張而宗廟尊嚴亦足以潛銷四方之變遴選智略威望之臣以帥諸路使之蒐閱文武汰簡將士進可以扞蔽京師敵王所愾退可以生制匹夫號諱之亂然則宗社之安雖太山而四維之不足以為喻惟陛下留神赦其狂瞽取進止

臣竊惟陛下纂御于茲累年側身修行如周宣王推誠御物如漢光武斯民脫塗炭鋒鏑之患日夜企竦以望

休息四方賢材馳騖而起孰不願効尺寸之長以助陛下大有為于今日者雖朝廷規為之志未始少衰然事無大小每病于不立而不能悉如聖志之所欲陛下欲攘夷狄則逆闕虜桀盜據都邑而未有撒警之安欲銷盜賊則江嶺之冦抄暴累歲而未有殄滅之期欲足國用則餽餫日滋入不支出而未有善後之策欲寛民力則耕桑之民終歲勤動而未有蓋藏之積陛下憂勤恭儉無一日之懈而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者臣雖孤

賤常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自昔王者承積弊之末流兼受歷世之猥紀綱廢壞上下猜阻宜若僥然不可以終日一旦赫然奮發剛斷輔以賢智收已失之權綱歸之王室威令既振四方萬里之遠將奔走承序之不暇尚何病事之不立乎唐憲宗承德順秕政之餘方鎮狃于姑息小不得志輒相與合從以逆京師提兵四出侵敗王略既用杜黄裳裴度之謀誅齊蔡翦夏蜀四方之諸侯斂手聽命無敢旅拒者周世宗以美偉絶人之資

灼知累世亂亡之所繇將帥偃蹇士卒驕暴翻覆之變起於談笑既料簡士卒之罷惰者汰斥之選其精勇以補宿衛戰于上黨斬奔北之將而易以用命者并淮南下三關王師所向無不如志仰惟陛下欲伸威夷狄大庇元元于無窮則莫若以威令之必振為先務誠能並進忠賢總攬權綱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凡朝廷所以立綱陳紀品制云為必務為經遠持久之計期于安國家利社稷合天下之正義而毋

卹匹夫狥私之怨則雖驁桀之闕將歛衽而退聽然後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周宣漢光之烈臣待罪史氏執筆以俟取進止兼受歷世之猥句疑有遺漏

臣聞將以謀人之國而求有所逞於讐敵自古有天下國家處於離合之際其謀議之得失令可覆視者非一人也爲待時之說者病其玩日愒歲而至於媮喜進取之謀者病其行險妄動而及于敗二者不能相通而常處其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偏受其弊臣嘗爲之說

曰莫若自治以觀釁茍吾所以自治者未至也敵雖有可乘之釁而我不可以動我能自治矣敵無釁而妄動幸而勝則疲民以逞而根本揺不幸而敗則僨軍于外而社稷危可不慎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子曰及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惟能日夜厲精率厲衆志是以未嘗不待時也而不至於媮范蠡曰强索者不祥夫吴君王之吴也王若蚤圖

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又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惟其審知彼已必順天道是以未嘗必進取也而不及於敗詩人范蠡之言通爲一而無所縻謀人之國而其逞於讐敵其有不得志者守臣仰惟國家艱難以來鬬偽相挺邊不得徹警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偽劉之縻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有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于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

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思聖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須臾之怠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者悉歸之有司輔相大臣相與一心戮力經營思慮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偷俗撫循凋弊之民淬礪士大夫而責之以職業凡皆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變投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天地之殛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以陛下聖學之髙明固已灼知古今興衰得失之數臣不勝惓惓効其涓埃惟陛下裁赦

取進止

臣聞惟陛下踐艱難之運自始初政清明以至于今憂勤恭儉日慎一日而兵革未息亭障多警欲信威四夷則戎律未舉欲寛邮民力則兵食方急欲澄省冗官則軍賞猥多是以陛下雖有大有為之志而至于發政造事以為天下經遠持久之計者皆未遑暇間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悉歸于我雖異時之變未可以預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間于憂虞而大有為之志將有所伸此萬世一

時也然天下之事每以難立為患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則政令之發其效未覩而人皆能出其私智以非上所建立是以上下未及饗其利而害先見雖欲持之以堅忍不變之心其勢有所不能竊謂謀始太鋭而憚於博盡異同之見事之難立無足怪者方漢盛時有大征伐必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人人得效其見聞以研究是非利害之極致然後天子稱制以决之是以上無愆令事無遺策衆志厭服而功暴當世謂宜自今陛

下將欲發政造事旣與大臣謀謨于上又使卿士大夫罄竭思慮畢陳于下然後總攬羣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庶幾立經遠持久之計以幸天下取進止

臣竊聞多事以來獻言于朝以學校爲請者不一然吳中非定都之所又有調度不足之患天下孰不知陛下未始忘此顧有所未遑爾臣不勝過計私憂聞之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

親于下自頃國家多故士大夫處于成敗之間大抵皆有自恕苟生之心而闕于伏節死難之義風節陵夷俗化衰替則國從之是以斯民尊君親上之意亦有所不至而其爲亂也輕人倫之不明爲禍蓋亦博矣然則設爲庠序育天下之才而摩厲之以德義崇奬其志行之有恥者以明示好惡使父子君臣之倫大明于天下亦今日之所不宜後也取進止

唐設武舉而得郭子儀周世宗詔藩鎮擇取材武之士

悉送京師縱有負犯不問所從來遂以兵強天下竊惟
陛下方總攬羣策奮勵衆志以濟艱難而閩僞相挻師
兵在行謂宜開設武舉蒐拔將材須洞曉韜鈐而可責
實用長于綏御而士卒樂從出入行陳而志氣不懾者
隨材賦任必有可觀又明詔州郡諸軍百姓中有武健
驍捷者悉送行在所汰簡練習以補禁衛之缺四方之
奇材武力悉聚京師則本強末弱可以消匹夫山林之
變侍衛雄盛則爪牙備設國威自振惟陛下留神裁幸

參堂劄子

其竊聞周顯德中唐人使劉仁贍守壽春以世宗之武英窮兵力于城下僅乃克之夫以周師之强畏壽春之議其後莫敢越淮而南窺者誠地有所必争也世宗既克壽春惡其地險非中原之利徙州于下蔡今國家駐蹕東南觀釁俟時以圖恢復區區管見仁贍所守實爲要地謂宜增濬城隍戍以重兵擇將使守之倘壽春卓然有可恃之備則自淮以南務農積粟蒐閱武備以爲

北伐之根本恢復之功指日可冀豈特限逆闕之深入而已哉

上宰相論淮西事

竊聞合肥之兵擁脅主帥棄城郭而野次以勢料之當出三策先遣閒人通耗僞豫挾其妻子席卷北去一也敵人猜阻入北不受徘徊山澤以待招撫二也曠日持久芻糧乏絶横流四出掠奪四鄙或突據城邑以爭一旦之命三也竊觀自古南北之時翻城提兵叛入于敵

國者不可勝數惟能以長計制其後故雖邊鄙震動而不能爲根本之患以其觀之使其席卷而北僭竊之寇能收其桀黠以來蕩揺我邊疆當簡拔將帥厚集兵力以待之而已將卒老幼無慮數萬雖徒手張拳猶可慮而況執鋭而被堅乎若入北不受當有悔過而自新者宜遣近臣之忠信長厚通達大體者往諭恩指示以寛大雖有長惡不悛不能自反者亦當較計利害以來歸命其尤可憂者或四出抄暴突據城邑將外連奸隣以

間吾釁則其爲患也將久而未艾然諸將之名位相軋無所禀命士卒之心反仄未安逆順相半謂宜審諭諸帥厚其禮命以開其向化多設反間以潰其腹心屯據要害以制其侵軼堅營清野以絕其資餉然則雖復陸梁旬月之間其勢終亦安能有所至不勝惓惓獻其千慮之一惟廟堂圖之

上趙丞相劄

某紹興四年備數館閣僕射相公初預大政聞諸道路

相公論當世之士可以與于斯文者問及無聞之名氏仁人君子方以道德佐人主大有為竊自隱度未有可以補助下風者艱難甫爾亦懼未暇器人于文字之間是以躊躇躑躅終不敢有獻于左右茲蒙推擇待罪東觀効其編摩以奉令承教于史氏之末特蒙借之詞色許悉其不腆之文以備觀省方今四海之士抱尺寸之長孰不願為當世之材以自著見其名氏者顧其何人得此于門下可謂榮幸某自兒童知喜文埶年及冠去

場屋未嘗一日而捨筆研也流落僻左中原賢士大夫之所不至徒景慕古人而無師友之益落筆纚纚自喜心知去道益遠未始以爲是也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論皆聖賢未發之奥始消舊習祓除其心以從事于致知誠意之學雖未能窺其藩籬然自是所爲文視十年之前無十之三四甲寅之秋身罹大難荼毒流離自分必死而又盡室饑寒之憂朝不謀夕事之可以分其思慮者未易以一言盡也於是視十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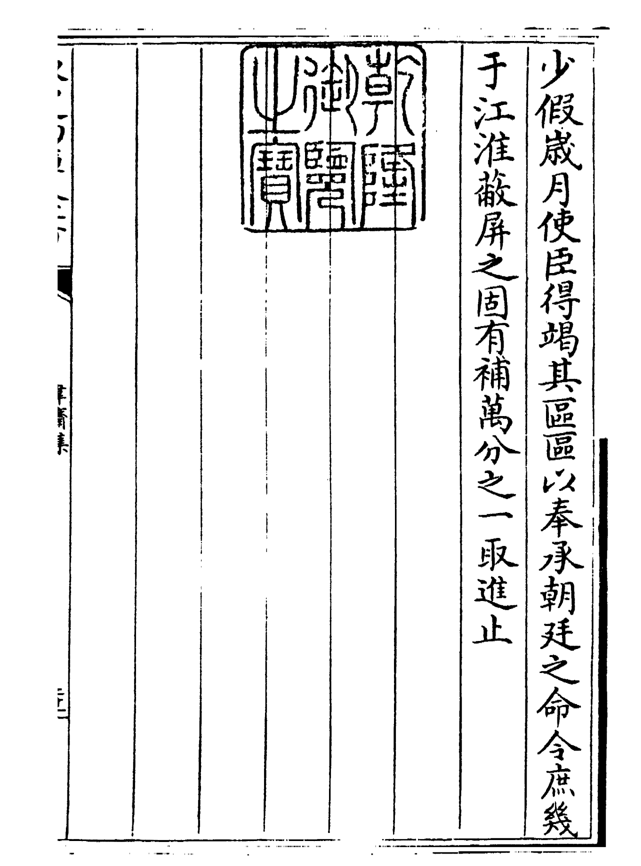
前無十之一二蓋今箱篋之間偶免于覆瓿者皆少作可愧無用之詞去夏蒙朝廷收名寄家建州之浦城乏債僕之費僅能襆被以來書史不能攜一字而况少作可愧無用之詞乎相公稍寛旬月之譴巳走僕喻妻孥使掇拾草稿以來當繕寫以塵燕几儻矜其陷溺于蹇淺篆刻之日久悔而學道未有聞也而收教之相公樂育人才之意孚於天下豪傑之士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代人劄子

臣聞自昔阻長江之險而國于東南者皆非得已也東漢之衰曹操既以安輯兗豫日出其兵以征伐四方孫氏捨江介之岩阻將安所據依以爭利於中原也故曹操之兵號爲無敵於天下蓋嘗身悉其武銳方洋淮泗之上阻濡須而不得進然吳人未始一日而自安蹈瑕履釁以爭利于新城合肥之間者殆無寧歲彼其一時君臣相與謀其國可謂審矣蓋淮泗者江左之屏蔽也

吾方國于東南而外無屏蔽之足恃顧欲畫江以待敵此陳唐之所以不能國也晉建元以來大抵祖吳氏之餘謀其間得失之數所以安危存亾者亦可以鑒矣陛下撫中興之運于兹累年六飛憑江指使將士方且安集江淮以張恢復之勢臣于此時誤被選擇奉使淮右竊惟今日立國之大計必有成算非疎賤所能知然兩淮累年戎馬蹂躪之餘城邑單弱而保障未立田萊荒蕪而流亾未還公私力屈而儲峙空虛兾得仰憑威靈

少假歲月使臣得竭其區區以奉承朝廷之命令庶幾
于江淮蔽屏之固有補萬分之一取進止



韋齋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韋齋集卷八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許立學

韋齋集卷八

宋 朱松 撰

策

試館職策一道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求合夫當

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爲難也是以奸人矯誣竊弄神器
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爲難干戈之釁起于骨
肉裔夷投隙蕩揺中夏而不足以爲難五大在邊尾大
中乾强藩阻兵提戈内指而不足以爲難此漢晉有唐
中興之君所以趨時合變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
硧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
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昔之君子蓋嘗有以少康爲
賢于漢高帝而評創業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

之初四方之奸豪圜視而起必有挾智勇絶人之資者
與之驅馳角逐于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
而後定于一則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弈世之弊先王之
澤微矣猝然有非常之變發于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
起而振其弊疏剔荒穢支柱傾揺以求趨于安全順治
之地則曰此中興之難也葢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
功無難易方經營纂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横流于
中原突蕩衝撃分裂四出自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

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勢而利道之積之于其所當止投之于其所欲趨孰不靡然以聽吾之所爲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爲而奔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與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尋邑百萬之師于昆陽之下遂夷大憝不失舊物而漢中興方羣戎之亂華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黨苻姚慕容次第爭

奮元帝東渡總其儁乂以爲耳目股肱心膂内則王導周顗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憑江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没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名勤王之師李光弼郭子儀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豪傑之力嬰睢陽以備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汛掃九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

所因之勢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迹夫生民以來天下之變備矣積功累仁享國長久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本末始終見于詩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敗績之詩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久蓋雖未能純于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雲漢之詩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以愛戴歸往而不忍忘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見其將卒協心

卒乘輯睦此蠻荆玁狁所以莫敢不震動讋息而華夏乂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懷忠良以善王心而無阻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白以圖事功而無權利相軋冒疾讒慝之行也以至民不安其居大夫爲之還定安集劬勞於野而不怨則見于詩之鴻雁君臣相與愛日待旦以樂事勸功而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于詩之

庭燎此其所以承厲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于地赫然中興播于詠歌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于文武之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令不可以不論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爪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而有轉予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離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怠于千畆之籍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

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爲也必相與憂勤惕厲戮力一心撫事機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將欲圖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泰然無事而聽其事爲者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于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于穫理之必至不愆于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則必有凶年饑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于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興其不

純于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可以不鑒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涵育區夏僅二百年方將系隆復振于戎狄侵陵之餘收遺民于鋒鏑煨燼之中與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欲因今之勢而圖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天下國家興亡有至計而國勢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二曰任賢

才三曰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爲無與于興亾之數蓋非興亾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後亾楚之敗亾而逢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禄亟至之憂越棲會稽而范蠡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天寶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地寄足而終摧長安之寇則土地之開蹙非所論也然則天下國家興亾之至計蓋有在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

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自古興王所藉以爲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至發政挨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于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爲亂夫誰與之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翦棄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則

百里之國而强鄰暴國莫敢肆不義于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舉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爲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于其間是以長久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妄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舉之責使奸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何患天下之不治寇讐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也

歷考前世興復之君謀國膺變之方雖不可毛舉其要不出于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備然後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復于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實圖之謹對

策問八首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遭無知之變而管

仲相齊以霸諸侯勾踐脫會稽之難而范蠡佐越以滅吳昭王承子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皆傾擾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儳然不可以終日而三君子之爲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吾之霸齊是制國寓軍之法而已蠡之圖吳是驕敵以待變而已毅之報齊是求諸侯之援而已夫謀其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

不變之計而依違俛仰以僥倖于倉卒之間亦見其跡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比緣奸人擅朝腐夫弄兵馴致戎夷内侮之禍實有宋臣子萬世必報之讎恭惟聖天子憂勞側席日延外廷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爲其君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迹意其圖回内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願與聞焉

天下有大戒二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如人呼吸食息于元氣之中不可以須史離也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國交臂以事賊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營以圖中興之業其槩未易以一言盡乃若學士大夫勵于仗節死難之義豈非今日

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
復兩京羣臣汙僞者三司條罪差爲六等重者誅死識
者不以爲過而或謂長賊姦堅逆節以爲用法太深之
咎是非之説安在請試言之
李晟之軍于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晟
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逆藩
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睥睨僅
若從枕席上過而無翕合之失其規畫調護之方豈無

有可考者邪屬者陜西五路之兵數以捷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畧淮肥天其或者祚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必仰東南之饋如滉之規爲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宜素講也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有隅落鉤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三軍不可敗而將軍安故兵法曰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今夫自漢以來號知兵後

世祖述其說以爲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操信方壁壁
修武漢王脫成臯之圍自稱使者晨馳入信壁而奪之
軍既滅楚陔下則又襲奪其軍于定陶操方圍鄴袁尚
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之軍中不知也葢嘗
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
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側而莫之寤此與棘門霸
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之間奸人伏刃竊發則將何
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爲深于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

雖有是事而不害爲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自古君子必爲執御之學而國馬之富足以爲騑服之

備是以戰未有不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儌勝一時

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以騎其以騎易車者亦

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時卒乘偏

兩之制備矣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十勝九敗之

詳其說在六韜之戰騎武王之時有其法而絶不見于

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周書也戰國知兵

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爲問對以極兵家之變令觀其書知畧横出雜以奇詭有謥謥然憂天下之諸侯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用心其必不然矣然遂斷然以爲戰國之書則又何以質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絶不見用于春秋之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二三子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方日不暇給必爲經遠持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効漢光

武講議論道于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建武之元披荊
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冑肄業焉菁菁者莪
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學
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四方賢智固已
馳騖而四起然後來之英未有陶冶成就之方以爲異
日之儲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不明于天下士大夫
不以苟生爲恥而闕于仗節死難之義則有大物者誰
與共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

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于崇立庠序獨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交捽邊不得撤警箕斂以供軍猶懼不贍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民之相求非相爲賜也斯民釋其厭惡而求其所依歸番固其心力以聽上之政令而不敢辭者以上之人能爲之去其穢而爲

之主也王者亦恃斯民歸我之心以爲立國之基是以社稷久長而國家安此三代之所同也戰國之勢棄德音而不務衛鞅之佐秦顧獨美田廬而久復除以傾三晉之民刼之以勢狃之以利要以使之非耕戰則無以要利于其上生齒日衆而國富强故能四世有勝以一天下雖非王者之盛節蓋未有不以民爲本者上方志恢中原而天邑有盜據之夷日稔其惡凡今自拔左袵之中攜持而來歸者皆祖宗積世涵育之遺黎裔胄也

吾所以勞來安集之豈徒鎮撫其惓惓之意而已攘夷狄而復境土將必至于此今欲搜其雋良黜其嵬瑣收恤其鰥寡介特之無告者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而無羇旅流落之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臻此

戰國之世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鋭士勝荀卿曰此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雖秦之鋭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嗟夫有國家者雖

未能去兵而無古人節制糜爛其民以爭社稷一旦之命是豈仁人之用心也哉諸葛亮以區區新造之蜀歲出其師以窺魏之關中軍出之日天下震動而國人不憂論者以謂雖桓文節制之師無以過夫以魏兵之强未能加秦之鋭士而亮終不能以少騁以得其志此又何說哉唐既一天下異時控弦之雄憑陵邊疆患若中國者偏師深入亟斂手而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蠻莫不如意中世盜起幽陵兩河横潰蓋有屹然提孤軍

以當猋勢猋疾之鋒無敢犯躐其師徒者比斂兵而據險賊雖垂涎以睨京師逡廵而不敢進一時之將蓋庶幾有得于古人節制之意皆有遺法著在方冊諸君其推明荀氏立言之指攷此數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于古人而條析其勝負得失之所以然者爲有司索言之